

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机理： 一个理论框架

张宇婷 蒋云龙

摘要：既有研究忽略了地区因素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经济集聚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各地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讨论地区因素约束条件下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机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在进一步放松地区因素同质性假定的基础上，本文将地区因素作为约束条件纳入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影响的更具一般性和更恰当的理论框架，从而丰富和完善外来者劣势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外来者劣势；地区经济集聚；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 (2018) 05-0059-10

一、引言

跨国公司如何克服劣势，甚至将其转变成优势是外来者劣势研究的落脚点。在既有文献中，学者们主要依托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讨论了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因素。前者更适合解释发展中国家间的投资，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源于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产生影响。后者则认为子公司可以凭借其特有的资源（或优势）甚至是嵌入到母公司的组织实践，构筑自身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用以克服外来者劣势。既有文献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却忽略了地区因素的影响，这对于解释在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地区运营的外国子公司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包含地区因素的新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外来者劣势在各地区的差异，进而增强外来者劣势理论的解释力与一般适用性。

在诸多地区层面的因素中，作为连接企业、制度以及地理区域的基础，产业活动的地理集中通过企业间的互动实现规模报酬，以一种“被创造”的禀赋引致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各地区间经济活动的差异（Chan et al, 2010），更为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各地区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进一步来说，考虑到跨国公司在

作者简介：张宇婷，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企业管理；蒋云龙，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16D12）。

东道国投资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由于制度和差异所引起的固定成本，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假设该固定成本是两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函数，建立存在贸易成本时的扩展模型，然后将地区经济集聚作为约束条件纳入其中，进一步构建分析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将外来者劣势的研究层面从“企业—国家”延伸至“企业—国家—地区”层面，进一步丰富外来者劣势的研究体系。

二、基准情形：无贸易成本的模型

作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Krugman（1980）所构建的贸易模型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一个产业，生产单一产品，产品质量存在差异，且消费者的需求满足Dixit-Stiglitz假定，也就是说，对某一特定产品而言，消费者无偏好差异，所有商品均等地满足效用函数。该模型认为，即便不存在传统比较优势，大规模生产经营也有助于各生产要素的协调运作，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之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引起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共享，上述两个方面共同促成了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引致了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也会带来国际贸易。新贸易理论认为由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规模经济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贸易，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而且还突出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对国际贸易的主要作用。

传统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国家间贸易的产生原因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现实中企业往往是异质性的，因而其“代表性企业”的基本假设常受到质疑。鉴于此，Melitz（2003）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引入垄断竞争模型中，并假设世界是由对称性国家组成，劳动是其中的唯一要素，只有一个产业，每一个国家与产业内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成本显著地改变了企业间贸易所得，生产率高的企业会以市场份额与市场利润的方式获得收益，而生产率低的企业无法获得，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会选择退出市场。

Melitz（2003）的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拓展空间。Yeaple（2005）通过构建包含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和工资福利在内的简单模型，不仅解释了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在规模与非生产性工资方面的差异，还进一步解释了贸易与产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Chaney（2005）引入流动性约束，构建了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国际贸易模型，认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只有流动性强的企业才能出口，缺乏有效流动性的企业通常会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受到限制。Bernard等（2007）检验了一般均衡状态下国家、产业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国家要素丰裕程度不同、产业在要素密度上的变化以及企业生产率差异均会引起由于贸易成本降低而导致的国家内或国家间以及产业内或产业间的资源再分配，而这种重新分配能为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由于Bernard等（2007）的模型不仅对企业异质性理论进行了拓展，而且将国家、产业和企业三者间的关系纳入一般均衡状态模型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因此，借鉴Bernard等（2007）的研究方法，本文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行业（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和偏好相同，要素禀赋不同，进而分别从需求、供给和临界生产条件等 3 个方面构建贸易无成本条件下的基准模型。

（一）需求函数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依赖于两个行业中的大量异质性企业生产的差异化产品，两个行业的产出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应的消费指数和价格表达式如式（1）和式（2）所示：

$$C_i = \left[\int_{\varphi \in \Omega_i} q_i(\varphi)^\rho d\varphi \right]^{1/\rho} \quad (1) \quad P_i = \left[\int_{\varphi \in \Omega_i} p_i(\varphi)^{1-\sigma} d\varphi \right]^{1/(1-\sigma)} \quad (2)$$

上式中， C_i 为 $P_i(\varphi)$ 价格下 $q_i(\varphi)$ 基础上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指数； Ω_i 是一系列可用商品的组合， $Q \equiv U$ 。假设两种商品间可以相互替代，也即 $0 < \rho < 1$ ，则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可以表示为 $\sigma - 1/(1 - \rho) > 1$ 。

（二）供给函数

由于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厂商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依据边际成本加成原则对产品进行定价，即： $p_i(\varphi) = \frac{w}{\rho\varphi_i}$ 。假定该国的平均工资率 $w=1$ ，则上式可以表示为：

$$p_i(\varphi) = \frac{1}{\rho\varphi_i} \quad (3)$$

由式（3）可知，产品价格随企业生产率 φ_i 的增加而有所降低，即产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率负相关。同时，鉴于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最优决策行为被认为是一系列商品消费决策的综合影响结果，因此，单个企业的产量以及收益可分别表示为：

$$q_i(\varphi) = Q \left[\frac{p_i(\varphi)}{P} \right]^{-\sigma} \quad (4) \quad r_i(\varphi) = R \left[\frac{p_i(\varphi)}{P} \right]^{1-\sigma} \quad (5)$$

上式中， Q 为产品产量总和， R 为行业总收益，且 $R = PQ = \int_{\varphi \in \Omega} r(\varphi) d\varphi$ 。

如果采用 $\frac{r_i(\varphi)}{R}$ 表示单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由式（3）和式（5）可得：

$$\frac{r_i(\varphi)}{R} = \left[\frac{p_i(\varphi)}{P} \right]^{1-\sigma} = [P\rho\varphi_i]^{-\sigma-1} \quad (6)$$

对式（6）求导，可得：

$$\partial \left(\frac{r_i(\varphi)}{R} \right) / \partial \varphi_i = (\sigma - 1) (P\rho\varphi_i)^{-\sigma-2} \quad (7)$$

式（7）中，由于 $\sigma > 1$ ，则式（7）为一个正值，表明企业市场占有率与其生产率保持同方向变化，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市场占有率越高。

由式(5)还可以进一步得出同一市场内两个企业间的收益与其生产率的关系,具体见式(8)。

$$\frac{r_i(\varphi_i)}{r_i(\varphi_j)} = \left(\frac{\varphi_i}{\varphi_j} \right)^{\sigma-1} \quad (8)$$

(三) 生产函数

假设生产过程都需要劳动力(L)和资本(K)的投入,且要素投入的每个阶段均产生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固定成本(f_i),而可变成本($\frac{q_i}{\varphi}$)随企业生产率的变化而相应变化(Melitz, 2003),其成本函数依然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见式(9):

$$\Gamma_i = \left[f_i + \frac{q_i}{\varphi} \right] K^\alpha L^\beta, \quad \alpha + \beta = 1 \quad (9)$$

无成本贸易意味着企业生产的产品既可在国内市场销售,也可在国际市场销售,因而企业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同的需求弹性。企业会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制定其产品价格,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售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相同。因此有:

$$p_i(\varphi) = p_{id}(\varphi) = p_{ix}(\varphi) = \frac{K^\alpha L^\beta}{\rho\varphi} \quad (10)$$

式(10)中, id 为国内市场, ix 为国外市场。将式(10)代入式(5)后,考虑到 $\sigma > 1$,为便于解释,对其进行相应的转换,可得企业的收益表达式(11)和利润表达式(12):

$$r_i(\varphi) = R \left[\frac{P_i \rho \varphi}{K^\alpha L^\beta} \right]^{\sigma-1} \quad (11) \quad \pi_i(\varphi) = \frac{r_i(\varphi)}{\sigma} - \Gamma_i(\varphi) \quad (12)$$

$$= \frac{R}{\sigma} \left(\frac{K^\alpha L^\beta}{P \rho \varphi} \right)^{1-\sigma} - \Gamma_i(\varphi)$$

其中,式(11)中 R 为行业的总收益; P_i 为行业的价格指数。在给定的企业生产率水平 φ 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产生的收益按照式(11)中的一定比例 θ 获得,故国内收益 $r_{id}(\varphi) = \theta r_i(\varphi)$,企业的总收益等于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收益之和。

$$r_i(\varphi) = r_{id}(\varphi) + r_{ix}(\varphi) \quad (13)$$

借鉴Bernard等(2007)的观点,均衡定价意味着同一国内市场同行业企业的相对收益取决于两者间的相对生产率,但当一个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同时面临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时,该企业在国内与国外市场的相对收益不仅取决于相对价格指数($\frac{P^F}{P^D}$),也与两国间的相对规模($\frac{R^F}{R^D}$)有关。因而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收益可表示为:

$$r_{ix}(\varphi) = \left(\frac{R^F}{R^D} \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 \right)^{\mu_2} r_{id}(\varphi) \quad (14)$$

又由于无成本贸易条件下,所有企业在各市场的价格指数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式(14)中的 $\frac{P_i^F}{P_i^D} = 1$, $\mu_1, \mu_2 > 0$

同时,为开展生产,企业至少需要一个固定进入成本(f_i),且该成本采用沉没成本形式支付,仍涉及两种要素的投入,因而式(12)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pi_i(\varphi) = \frac{r_i(\varphi)}{\sigma} - f_i K^\alpha L^\beta \quad (15)$$

在零利润的临界点处,有 $\pi_i(\phi) = 0$ 。因此,企业在临界生产率时,总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表达式为式(16):

$$r_i(\phi_i^*) = \sigma f_i K^\alpha L^\beta \quad (16)$$

式(16)中, ϕ_i^* 为临界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率(ϕ)小于临界生产率(ϕ_i^*)时,企业选择退出市场;只有当企业的生产率(ϕ)大于临界生产率(ϕ_i^*)时,企业选择继续生产,期望获得更多利润。

三、扩展情形:存在贸易成本时的模型

现实中,无成本贸易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大多数的贸易活动均需要支付成本。因此,当存在贸易成本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分析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当存在贸易成本时,如果企业 i 选择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则只需支付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 f_i , 所获收益和支付成本间的关系同前文一致,产品的价格和利润函数可采用前文中的式(11)和式(12)表示。但当企业 i 选择以出口或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进行销售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除 f_i 之外的其他成本。

(一) 考虑冰山成本的模型

Samuelson (1952) 最早提出“冰山运输成本”的概念,认为商品的运输成本是商品运输量的一个比例,商品从生产地到目的地的过程类似于“冰山”的移动过程,会由于运输等原因“融化”掉一部分成本,因而需要运输大于所需数量的产品进入东道国。两国间的地理距离越大,冰山成本也越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越大(陈岩等,2014)。

如果企业 i 选择国内生产且采取出口方式在国外市场销售时,则必须支付冰山运输成本,即为确保 1 单元产品到达东道国,必须从母国运输 τ_{ij} ($\tau_{ij} > 1$) 单元的产品。考虑到冰山成本与两国间的地理距离相关,借鉴肖慧敏和刘辉煌(2012)的方法,本文假定冰山成本是地理距离的函数,即 $\tau_{ij} = t d_{ij}^{\eta_1}$, t 为单位距离成本, d_{ij} 表示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eta_1 > 0$ 。此时,该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可表示为国内销售价格的“冰山”乘积,即:

$$p_{ix}(\varphi) = \tau_{ij} p_{id}(\varphi) = \frac{td_{ij}^{\eta_1} K^\alpha L^\beta}{\rho\varphi} \quad (17)$$

如前所述，企业 i 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收益和国内市场的收益与两国间的相对规模与相对价格指数相关，因此，其收益表达式可表示为：

$$\begin{aligned} r_{ix}(\varphi) &= \left(\frac{R^F}{R^D}\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right)^{\mu_2} r_{id}(\varphi) \\ &= \left(\frac{R^F}{R^D}\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right)^{\mu_2} \theta R \left(\frac{\rho P_i \varphi}{td_{ij}^{\eta_1} K^\alpha L^\beta}\right)^{\sigma-1} \end{aligned} \quad (18)$$

（二）考虑固定成本的模型

伴随着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取得了较大的改善，加之现代物流技术飞速发展，远距离运输中的冰山成本对于影响跨国公司国外市场销售的作用逐渐降低，而两国间在制度、文化和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已成为子公司在东道国运营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引致的固定成本（ FC ）引起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假设如若企业 i 选择在东道国 j 建立子公司，则需要支付受两国间制度、文化、法律法规以及管制等影响的固定成本 FC 。同样借鉴肖慧敏和刘辉煌（2012）的做法，本文采用制度距离表示两国间在制度、文化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并假设固定成本为制度距离的函数，则企业 i 在东道国 j 建立子公司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可以表示为 $FC = \gamma D_{ij}^{\eta_2}$ ，其中， r 为单位制度距离成本， D_{ij} 为两国间的制度距离， $\eta_2 > 0$ ，此时企业 i 的产品价格可表示为：

$$p_{ix}(\varphi) = FC * p_{id}(\varphi) = \frac{\gamma D_{ij}^{\eta_2} K^\alpha L^\beta}{\rho\varphi} \quad (19)$$

同理，企业 i 在国外市场的收益（也即其外国子公司的收益）可表示为：

$$\begin{aligned} r_{ix}(\varphi) &= \left(\frac{R^F}{R^D}\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right)^{\mu_2} r_{id}(\varphi) \\ &= \left(\frac{R^F}{R^D}\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right)^{\mu_2} \theta R \left(\frac{\rho P_i \varphi}{\gamma D_{ij}^{\eta_2} K^\alpha L^\beta}\right)^{\sigma-1} \end{aligned} \quad (20)$$

四、引入约束条件后的讨论

前文在隐含地区因素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下，认为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收益与其自身的企业特性以及母国与东道国间国家层面的因素有关。而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地区经济集聚对国际贸易微观机制的影响，开始重视地区经济集聚对单一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影响（刘竹青，2013），相关的研究也开始

从国家或行业层面逐渐深入到企业层面。Ciccone (2002) 认为同行业企业在某一地区的大量集中形成地方专业化集聚, 专业化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共享知识外溢以及劳动力蓄水池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成本, 进而降低单个产品的平均成本。而不同行业企业在某一地区的大量集中, 产生地方多样化集聚, 多样化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企业间的知识外溢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与企业创新。因此, 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与集聚程度差异对运营于该地区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 地区经济集聚的确与企业收益存在紧密的联系, 不同的经济集聚方式对企业收益的影响有所差异。因此可以认为, 在既有外来者劣势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中, 将地区因素作为约束条件纳入该模型, 能够为人们理解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因素提供一个更合理、更一般性的解释。

(一) 模型的构建

Ciccone 和 Hall (1996) 采用美国各州的总产出数据检验了就业密度与生产率间的关系, 较早地从理论与实证上讨论了地区劳动生产率的集聚效应, 发现集聚效应比拥挤效应明显, 基于就业密度的生产率弹性较小。Ciccone (2002) 进一步采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地区数据, 通过建立考虑空间外部性的模型, 指出前述几国的集聚效应小于美国的集聚效应, 国家间的变动不是很大。Mathy (2007) 在一个跨期的动态背景下, 将观测单元界定为既定区域的特定部门, 对 Ciccone (2002) 以及 Ciccone 和 Hall (1996) 的模型进行了有效拓展, 将集聚效应具体细分为本地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 进而讨论了集聚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

借鉴 Mathy (2007) 的思路, 我们假设东道国 C 在 R 地区每单位土地上的生产函数为式 (21):

$$q = \Omega_{rc} f(nL, K; Q_{rc}, A_{rc}) \quad (21)$$

其中, q 为 C 国 R 地区每单位土地的产出, Ω_{rc} 为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n 为该地区员工人数, L 为该地区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K 为 C 国 R 地区的物质资本, Q_{rc} 为该地区的总产出, A_{rc} 为该地区的面积。为简化起见, 下文中将省略下标 rc , 但仍表示 C 国 R 地区的某变量。

同时, 我们采用 $\frac{Q}{A}$ 表示由生产密度所决定的空间外部性, 考虑到地区生产密度, 我们假定单位面积的产出弹性为常数。则式 (21) 可进一步表示为:

$$q = \Omega f(nL, K; Q, A) = \Omega (nL)^\beta K^{1-\beta} \left(\frac{Q}{A}\right)^{(\lambda-1)/\lambda} \quad (22)$$

式 (22) 中: $0 \leq \alpha \leq 1$ 为该地区的资本与劳动力回报; $0 \leq \beta \leq 1$ 为分布参数。由公式 (22) 可知, λ 为集聚效应, 当且仅当 $\lambda > 1$ 时, C 国 R 地区存在正空间外部性。

假定资本与劳动力在地区间同等分布, 则可以将每个地区的总生产 Q 表示为:

$$Q = Aq = A\Omega (nL)^\beta K^{1-\beta} \left(\frac{Q}{A}\right)^{(\lambda-1)/\lambda} \quad (23)$$

借鉴 Mathy (2007) 的思路, 本文进一步将 r 地区具体细分至部门, 采用 s 表示 s 部门, $-s$ 表示除 s 之外的其他部门, 并假设世界是由许多小的开放性区域组成的, 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决定着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 则该地区的总产出与地区平均产出可分别表示为式 (24) 和式 (25):

$$Q = A\Omega((nL)^\beta K^{1-\beta})^\alpha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quad (24)$$

$$\tilde{Q} = \frac{Q}{N} = \frac{A}{N}\Omega((nL)^\beta K^{1-\beta})^\alpha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quad (25)$$

其中, N 为该地区的总就业人数; s 为 s 部门; $-s$ 为除 s 之外的其他部门; $\frac{\lambda_s-1}{\lambda_s}$ 为 s 部门的生产密度弹性, 反映该地区的专业化集聚效应, 当 $\lambda_s > 1$ 时, 表明该地区专业化集聚产生了正的外部性; $\frac{\lambda_{-s}-1}{\lambda_{-s}}$ 为除 s 部门之外其他部门的生产密度弹性, 反映该地区的多样化集聚效应, 当 $\lambda_{-s} > 1$ 时, 表明该地区多样化集聚产生了正的外部性。

将式 (20) 与式 (25) 进行整合, 可得:

$$\frac{r_{ix}(\varphi)}{\tilde{Q}} = \frac{N \left(\frac{R^F}{R^D}\right)^{\mu_1} \left(\frac{P_i^F}{P_i^D}\right)^{\mu_2} \theta R \left(\frac{\rho P_i \varphi}{\gamma D_{ij}^{\eta_2} K^\alpha L^\beta}\right)^{\sigma-1}}{A\Omega((nL)^\beta K^{1-\beta})^\alpha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left(\frac{Q}{A}\right)^{\frac{\lambda_{-s}-1}{\lambda_{-s}}}} \quad (26)$$

由式 (26) 可知, 等式左边为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收益与该地区的平均产出之比, 根据 Zaheer (1995) 对外来者劣势的界定, 外来者劣势是相对于当地企业外国子公司所额外支付的成本或额外减少的收益。因此, 本文采用此比值表示外来者劣势, 等式右边的影响因素涉及国家因素、企业因素以及地区因素, 为便于理解, 我们对式 (26) 两边取对数, 得到式 (27):

$$\begin{aligned} LOF &= \ln\left(\frac{r_{ix}(\varphi)}{\tilde{Q}}\right) \\ &= \mu_1 \ln\left(\frac{R^F}{R^D}\right) + \mu_2 \ln\left(\frac{P_i^F}{P_i^D}\right) + (\sigma-1) \ln\left(\frac{\rho P_i \varphi}{K^\alpha L^\beta}\right) + (1-\sigma)\eta_2 \ln(D_{ij}) \\ &\quad - \alpha\beta \ln(nL) - \alpha(1-\beta) \ln K - \ln \Omega - \frac{\lambda_s-1}{\lambda_s} \ln\left(\frac{Q}{A}\right) - \frac{\lambda_{-s}-1}{\lambda_{-s}} \ln\left(\frac{Q}{A}\right) \end{aligned}$$

对上式进一步简化合并后可得:

$$LOF = \alpha_1 \ln\left(\frac{P_i^F}{P_i^D}\right) + \alpha_2 \ln\left(\frac{R^F}{R^D}\right) + \alpha_3 \ln\left(\frac{Q}{A}\right) + \alpha_4 \ln\left(\frac{Q}{A}\right) + \xi \quad (27)$$

其中, $\frac{P_i^F}{P_i^D}$ 为与外国子公司自身特性有关的因素, α_1 为企业因素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程度; $\frac{R^F}{R^D}$ 为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是 $\frac{R^F}{R^D}$ 与 D_{ij} 整合之后的结果), α_2 为

国家因素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程度； $\alpha_3 = -\frac{\lambda_s - 1}{\lambda_s}$ 为外国子公司所处地区的专业化集聚水平； $\alpha_4 = -\frac{\lambda_{-s} - 1}{\lambda_{-s}}$ 为外国子公司所处地区的多样化集聚水平； ξ 为其他可能的因素。

可以看出，运营在东道国地区的外国子公司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外国子公司自身特性的因素以及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国家特性的因素，还取决于地区专业化集聚与地区多样化集聚等因素。

（二）进一步的解释

空间经济学认为专业化集聚是同行业企业的群居，多样化集聚则是不同行业企业的杂居，无论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都影响着企业效率在空间上的差异（范剑勇等，2014）。正如 Shaver 和 Flyer（2000）所述，理解存在集聚经济时的企业战略行为是衡量集聚效应对企业绩效和生产率影响的有效方法。

对于外国子公司而言，进入专业化集聚地区时，其外来者身份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不仅影响当地企业与外国子公司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更由于信任程度的不同影响彼此间信息的共享程度，特别是当面临有限的资源供给时，外国子公司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程度较高。同样，当外国子公司进入多样化集聚地区时，外国子公司在文化背景和商业惯例等方面的特性，常常更能吸引拥有较高业务水平的员工，进一步提升子公司的创新效率，因而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程度较低。

五、结论

既有研究在隐含地区因素同质性的假定条件下，分别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和微观的企业层面讨论了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因素，认为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各地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相同。而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地区经济集聚的程度和方式差异（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各地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从这个意义上看，讨论地区因素约束条件下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已成为亟待从理论与经验层面上澄清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在进一步放松地区因素同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将地区因素作为约束条件纳入理论框架，尝试构建了一个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影响的更具一般性、更合理的解释，从而丰富和完善外来者劣势的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 Bernard, A. B., Redding, S. J., Schott, P. 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74(1).
- [2] Brouthers, K. D.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Transaction Cost Influences on Entry Mode Choice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33(2).
- [3] Chan, C. M., Shige, M., Takehiko, I. Does Subnational Region Matter?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31(11).

- [4] Chaney, T. Liquidity Constrained Exporters[J].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170, 2005.
- [5] Ciccone, A.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46(8).
- [6] Ciccone, A., Hall, R. E. Productivity and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 Working Paper, No.4313, 1996.
- [7] Cuervo-Cazurra, A., Genc, M. Transforming Disadvantages into Advantages: Developing-Country MNE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39(6).
- [8] Du, J., Lu, Y., Zhigang, T.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36(3).
- [9]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5).
- [10] Mathys, N. A. A Dynamic Model of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ffects[J]. The Selected Works of Nicole Andr  a Mathys, 2007.
- [11] McCann, B. T., Folta, T. B. Performance Differentials within Geographic Clust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26(1).
- [12]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71(6).
- [13] Samuelson, P. A. Spatial Price Equilibrium and Linear Programming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2,42(3).
- [14] Shaver, J. M., Flyer, 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21(12).
- [15] Yeaple, S. R. A Simple Model of Firm Heterogenei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ag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65(1).
- [16] 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 [17] 陈岩, 翟瑞瑞, 郭牛森. 基于多元距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4,(11).
- [18] 范剑勇, 冯猛, 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 世界经济, 2014,(5).
- [19] 刘竹青. 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微观基础与实证检验 [D]. 南开大学, 2013.
- [20] 肖慧敏, 刘辉煌. 地理距离、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新”新经济地理视角 [J]. 经济管理, 2012,(10).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ZHANG Yu-ting JIANG Yun-long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have neglected the impact of regional factors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very uneven. The different degre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region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lso affect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which foreign subsidiaries face in the host country.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regional factors constraint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relaxation of the regional factor homogeneity assumption, the regional factor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a constraint to build a more general and more appropriate expla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so as to enrich and perfect the research system of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Key word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regional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责任编辑: 张建华)